

惊 险 的 浪 漫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张 正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中年夫人的烦恼·····	(1)
惊险的浪漫·····	(18)
奇特的珠宝窃贼·····	(40)
丈夫的烦恼·····	(53)
小公务员的奇遇·····	(70)
金钱与幸福·····	(89)
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吗？·····	(108)
巴格达之门·····	(126)
设拉子的隐居者·····	(146)
无价的珠宝·····	(164)
尼罗河凶案·····	(180)
德尔斐的神谕·····	(198)

中年夫人的烦恼

帕金顿先生与太太吵了几句，气呼呼地戴上帽子，把门一摔，离家去赶八点四十五分的火车，到市里去上班。帕金顿太太依旧坐在早餐桌前。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紧咬着嘴唇，要不是最后愤怒代替了委屈，她早就哭出来了。“我不能再忍下去了，”帕金顿太太说，“我不能再忍下去了！”她继续想了一会儿，又喃喃道：“那个放荡女人，狡猾卑鄙的狐狸精！乔治怎么会这么傻呢！”

愤怒逐渐平息了，悲伤和委屈的感觉又涌上心头。泪水涌入帕金顿太太的眼睛，顺着她那已进入中年的两颊滚落。“光说我不会再忍了当然很容易，但我又能怎么办呢？”

忽然间她感到孤独无助，彻头彻尾的绝望。她慢慢地拿起当天的报纸，又一次看到了头版上的那则广告。

人事广告

您快乐吗？如果答案是“不”，那么请来里奇蒙街17号，让帕克·派恩先生为您解忧。

“奇怪！”帕金顿太太自言自语道，“简直太奇怪了。不管怎样，去看看也无妨……”

这么一来，在十一点时，稍微有些儿紧张的帕金顿太太被引进了帕克·派恩先生的办公室。

正像刚才说的，帕金顿太太的确有一些紧张，但也不知怎么的，只要看到帕克·派恩先生就让人觉得心里舒服了不少。他是个大块头，但并不胖；他有一个大光头，一双小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闪烁着光芒。

“快请坐。”帕克·派恩先生说，“您是应我的广告而来？”他充满期待地加了一句。

“是的。”帕金顿太太回答，但并没有说下去。

“而且您不快乐。”帕克·派恩先生用一种就事论事的诚挚语调说，“很少有人是真正快乐的。如果您知道快乐的人究竟有多么少见，您会大吃一惊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帕金顿太太问道，尽管她并不觉得别人快乐与否和她有什么相干。

“这对您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我知道，”帕克·派恩先生说，“但对我而言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您看，我已经在一家政府机构整理了三十五年的各种数据。现在我退休了，我忽然为我所积累的经验想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用途。其实这很

简单。不快乐的原因可以被分为五大类——没有其他的了，我可以向您保证。一旦找到了病因，总应该能找到解救之法的。

“我好比是一个医生。医生首先对病人的病情作出诊断，然后对症下药。有些病确实是无药可救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坦率地说我无能为力。但我向您保证，帕金顿太太，一旦我开始治疗，我担保会药到病除。”

这可能吗？这一切究竟是胡说八道，还是确有其事？帕金顿太太充满期待地盯着他。

“我们可以开始听听您的情况了吗？”帕克·派恩先生微笑着说。他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撮起了手指，“您的苦恼与您的丈夫有关。总的来说嘛，您还算有个幸福的婚姻。您的丈夫，我想，赚了不少钱。我想这里还牵涉到一位年轻的小姐——也许正是在您丈夫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位小姐。”

“一个打字员。”帕金顿太太说，“一个可耻的浓妆艳抹的小荡妇，不过是厚厚的唇膏、丝袜和乱蓬蓬的髻发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帕克·派恩先生点头的样子让人感到十分安慰。“这不会带来什么坏处——我毫不怀疑，那是您丈夫的想法。”

“一点不差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他不能与这位年轻的姑娘建立纯洁的友谊，为她沉闷的生活带去一丝亮色，一些享受呢？可怜的孩子，她的生活如此缺乏乐趣。这些，我猜，是他的感想。”

帕金顿太太连连点头：“胡说——全是胡说！他带她去泰晤士河上坐游船观赏风景——我也喜欢坐船游览，但五

或六年前他说这妨碍了他玩高尔夫球。但他却为她放弃了高尔夫球。我爱去戏院——乔治说他太累了，不愿意晚上还要出门。现在他却带她去跳舞——跳舞！而且凌晨三点才回来。我——我——”

“而且毫无疑问，他对女人的嫉妒心，尤其是如此不可理喻的嫉妒表示悲哀。”

帕金顿太太再次点头：“就是这样。”她警觉地问：“您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数据。”帕克·派恩先生简洁地回答道。

“我真是太不幸了，”帕金顿太太说，“我一直是乔治的好妻子。刚结婚那会儿我拼了命地干活。我帮助他逐步走向成功。我从没搭理过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他的衣物总是缝补得好好的，我做好吃的给他，勤俭节约地把家管得井井有条。而现在我们成功了，能享点儿福了，可以出去旅游，做那些我一直憧憬有朝一日能做的事——结果却是这样！”她艰难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

帕克·派恩先生缓缓地点了点头说：“您放心，我完全理解您的处境。”

“那么——您能帮助我吗？”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当然了，我亲爱的女士。有一个办法，噢，没错儿，是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她瞪圆了眼睛，充满希望地等待着。

帕克·派恩先生轻声然而坚决地说：“您必须按我说的去做，并且我将收取两百几尼的报酬。”

“两百几尼！”

“一点儿不错。您付得起这笔钱，帕金顿太太。如果您生了病需要动手术，您会为了一次手术付这样一笔钱。快乐与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。”

“是事后付款吧，我想？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帕克·派恩先生说，“您得预先支付。”

帕金顿太太站起身来：“恐怕我不能——”

“不看清货色就做这笔生意？”帕克·派恩先生轻快地接口道，“嗯，也许您是对的。就冒险而言，这笔钱是多了点儿。听我说，您必须信任我。您必须付这笔钱赌上一把。这就是我的条件。”

“两百几尼！”

“没错。两百几尼，确实是一大笔钱。再见，帕金顿太太。如果您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通知我。”他微笑着与她握手，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。

她离开后帕克·派恩先生摁了摁桌上的一个按钮，一个戴着眼镜、表情严肃的年轻女子应声而入。

“请把档案A拿来，莱蒙小姐。再请你告诉克劳德，可能马上用得上他。”

“一位新客户？”

“一位新客户。目前她还没拿定主意，但她会回来的。也许就在今天下午四点左右。把她记上。”

“方案A？”

“方案A，当然了。真有意思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。好吧，提醒一下克劳德，别打扮得太稀奇古怪的。别喷香水，而且最好把头发剪短些。”

下午四点十五分的时候，帕金顿太太再次走进帕克·派恩先生的办公室。她抽出一本支票簿，开了一张支票递给他。他给了她一张收据。

“现在呢？”帕金顿太太充满期待地看着他。

“现在，”帕克·派恩先生微笑着说，“您可以回家了。明天早晨的第一趟邮件里将会有一些给您的指示。我将感到非常高兴，如果您能按指示去做。”

帕金顿太太满怀愉悦的期待回了家。帕金顿先生回家时满心戒备，如果早餐桌前的战争重新开始的话他将随时准备为自己辩护。但是他发现他妻子看上去不像是要吵架的样子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她显得异乎寻常地心事重重。

乔治听着广播，想着那个可爱的女孩南希会不会允许自己送她一件毛皮大衣。她自尊心很强，他知道，他不想冒犯她。可是，她也确实抱怨过天气太冷了。她那件花呢外套是件便宜货色；那根本挡不了寒气。他可以这么跟她说，那样她不至于生气，也许……

他们应该尽快再出去共度一个傍晚。能带一个那样漂亮的女孩去一家时髦的餐厅可真是一件乐事。他可以看出好几个年轻人都在嫉妒他。她真是不同寻常地漂亮，而且她喜欢他。在她看来，正如她对他说过的，他一点儿也不老。

他抬起头，视线正与他妻子的相遇。他突然有内疚的感觉，这使他有些恼怒。玛丽亚可真是个小心眼、好猜疑的女人！她剥夺了他哪怕是小小一点点的快乐。

他关了收音机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帕金顿太太收到了两封意想不到的来信。

一封是个打印件，确认与一位知名美容师的预约。另一封是确认与一位服装裁剪师的预约。第三封才是来自帕克·派恩先生的，邀请她当日与他在里茨饭店共进午餐。

帕金顿先生提到他也许不回家吃晚饭了，因为有点生意上的事要去拜访一个人。帕金顿太太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，帕金顿先生一边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风暴，一边离开了家。

那位美容师很不一般。“您对自己太疏忽了！夫人。”他对她说，“可为什么呢？若干年前就应该这样做了。不过，这还不算太晚。”

她的脸被好好打理了一番。美容师在她脸上又挤又揉，还喷了蒸汽。脸上敷了面膜，后来还抹上了营养霜，又扑了一层粉。还有许多其它的小花招。

最后，一面镜子被递到她手中。“我相信我看上去真的年轻了不少。”她在心中暗想。

做衣服的过程同样充满刺激。当她离开那里时，觉得自己时髦漂亮，紧随潮流。

一点半时，帕金顿太太赶到里茨饭店赴约。帕克·派恩先生已经在那儿等她。他的衣着无懈可击，浑身上下依然带着那种让人宽慰舒心的感觉。

“非常迷人。”他说，同时用富有鉴赏力的眼光将她从头看到脚。“我已经冒昧为您叫了一份鸡尾酒。”

帕金顿太太并没有喝鸡尾酒的习惯，但她并没有提出异议。她一边小心翼翼地啜着那味道浓烈的液体，一边听着她那仁慈的指导者讲话。

“您的丈夫，帕金顿太太，”帕克·派恩先生说，“我们一定得让他坐立不安。您明白吧——坐立不安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我要为您介绍我的一位年轻朋友。今天您将与他共进午餐。”

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，一边左右张望着。他远远地望见了帕克·派恩先生，优雅地向他们走来。

“这位是克劳德·勒特雷尔先生，帕金顿太太。”

克劳德·勒特雷尔先生大约只有三十来岁。他姿态优雅，温文有礼，衣着完美，而且非常英俊。

“很高兴能认识您。”他低语道。

几分钟后帕金顿太太已坐在一张二人小桌前，面对着她的新导师。

刚开始时她有些拘束，但很快勒特雷尔先生便使她放松下来。他对巴黎十分熟悉，还曾经在里维埃拉^①呆过不少时间。他问帕金顿太太是否喜欢跳舞。帕金顿太太说喜欢，但近来却不曾跳过，因为帕金顿先生不喜欢晚上出去。

“但他怎么能如此冷酷地把您留在家里呢，”克劳德·勒特雷尔微笑着说，露出一排漂亮的白牙，“在这个时代女人们不必再为男人的嫉妒心作出牺牲。”

帕金顿太太几乎要说出男人的嫉妒心和这事儿没什么关系，但她忍住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说法听起来不错。

克劳德·勒特雷尔轻松地谈起了夜总会。他们说好，第二天晚上帕金顿太太将与勒特雷尔先生一起光顾那家倍受

^① 法国东南部及意大利西北部之海滨地区，为度假胜地。——译注。

欢迎的“小天使长”。

帕金顿太太对于如何将这件事情告诉她丈夫有些紧张。她想，乔治会觉得这异乎寻常，甚至可能是荒唐可笑。可结果是她根本不必为这件事操心。早餐时她太紧张了，没来得及开口，而下午两点时有个电话打来，传信说帕金顿先生将留在市里吃晚饭。

那个晚上过得非常愉快。帕金顿太太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就 very 会跳舞。在克劳德·勒特雷尔技巧娴熟的带领下她很快学会了时新的舞步。他夸她的晚礼服漂亮，头发也做得很好（那天上午帕克·派恩先生为她约了一位擅长做时髦发型的发型师）。当他们告别时，他吻她的手的优雅姿态简直使她身心震颤。帕金顿太太已有多年没有享受过这样美好的夜晚了。

接下来的十天过得简直使她困惑。帕金顿太太不断在外面吃饭，喝茶，跳舞。克劳德·勒特雷尔给她讲了他童年时代所有令人落泪的故事。她也听他说了他父亲失去所有财产后他们的悲惨境遇。她还听他讲了他悲伤的罗曼史，以及女人们由此给他带来的酸楚感觉。

第十一天，他们正在“红司令”跳舞。帕金顿太太在她丈夫发现她之前就看见了他。乔治正和他办公室里的那位年轻姑娘在一起。两对儿都在跳舞。

“你好，乔治。”当他们转到一块儿时，帕金顿太太轻快地与他打招呼。

帕金顿太太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丈夫的脸在惊异中涨得通红，又由红转紫。看得出来，惊异中还掺杂了几分愧疚的

神情。

帕金顿太太有一种全局在握的快活感。可怜的老乔治！帕金顿太太回到桌边坐下，观察着那一对。他可真胖，光秃秃的脑袋，跳起舞来又是那样笨拙。他跳的是二十年前的那些花样。可怜的乔治，他是那样急切地想变得年轻些！而那个与他跳舞的可怜的姑娘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喜欢的样子。现在她的脸在他肩上他看不见的地方，看上去真是厌烦透了。

而她自己这边，帕金顿太太满意地想，是多么地让人嫉妒。她瞥了一眼身边看上去完美无缺的克劳德，他正知情识趣地保持沉默。他是多么理解她。他从不与她争执——而丈夫们在结婚若干年后总不可避免地要与妻子们争吵。

她又看了看他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。他微微一笑，他深邃的眼睛，那样忧郁、那样浪漫、那样温柔地看着她。

“咱们再跳一个吗？”他低声问道。

他们又跳了起来。那真是天堂！

她感到乔治充满歉意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们。她想起来，他们的目的是让乔治嫉妒。那是多么久远的事啊！现在她真的不想让乔治嫉妒什么，那会使他不好受。为什么要让他难过呢，可怜的东西？每个人都这样地快乐……

帕金顿太太到家时帕金顿先生已经在家呆了一个小时。他看上去困惑而缺乏自信。

“嗯，”他搭话道，“你回来了。”

帕金顿太太甩开那件就在当天上午花了她四十几尼买的披肩。

“是啊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
乔治咳了一声：“呃——遇上你有点儿奇怪。”

“是吗？”帕金顿太太说。

“我——这个，我想带那个女孩出去也算是做件好事。她家里有些麻烦事。我想——这个，好事，你知道。”

帕金顿太太点点头。可怜的老乔治——笨手笨脚，还那么兴奋，那么自得。

“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？我不认得他，是吧？”

“勒特雷尔。他名叫克劳德·勒特雷尔。”

“你怎么认识他的？”

“噢，有人介绍的。”帕金顿太太含糊地说。

“你出去跳舞，可真有些奇怪——在你这把年■。可别被人当成笑话，我亲爱的。”

帕金顿太太笑了。此刻她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，她不想说些什么破坏它的话。“有变化总是好的。”她和善地说道。

“你可得小心，你知道，有许多这样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。有时候中年妇女实在是傻得可笑。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，亲爱的。我不想看到你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情。”

“我觉得做些运动很有好处。”帕金顿太太说。

“嗯——没错。”

“我希望你也这么做。”帕金顿太太好心好意地说，“最重要的是快乐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有一天早餐时你这么说，大约十天前吧。”

她丈夫警觉地看了她一眼，可是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

像是在讽刺。她打了个哈欠。

“我得去睡了，顺便提一句，乔治，最近我花了不少钱。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账单寄来，你不会介意的，是吧？”

“账单？”帕金顿先生问道。

“是啊，买衣服，做按摩，还有头发的护理。我真是奢侈得不像话——不过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。”

她上楼去了，帕金顿先生呆在原地惊讶得张大了嘴。对于今晚的事玛丽亚的态度好得令人称奇。她看上去根本毫不在意。不过真是遗憾，她突然开始喜欢花钱了。玛丽亚——那个勤俭节约的模范！

女人们！乔治·帕金顿摇了摇头。那个女孩的兄弟最近遇上些麻烦。好吧，他愿意帮忙。无所谓——该死的，城里的事儿最近也不太顺利。

帕金顿先生叹了口气，也缓缓爬上楼去。

有时候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的话事后反而会被想起。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帕金顿先生说的一些话才真正引起他太太的反应。

靠女人混饭吃的男人；中年妇女；傻得可笑。

帕金顿太太是个内心勇敢坚强的人。她坐下来面对事实。靠女人混饭吃的男人。她在报上读到过许多关于他们的事，也读到过中年妇女们所做的蠢事。

克劳德是个靠女人吃饭的人吗？她猜想他是的。可是，吃软饭的男人靠女人付账，而克劳德总为她付账。是的，可这其实是帕克·派恩先生在付账，不是克劳德——或者，不如说是她自己的两百几尼。

她是一个愚蠢的中年妇女吗？克劳德·勒特雷尔在背后嘲笑她吗？想到这儿，她脸红了。

好吧，那又怎么样？克劳德是个靠女人吃饭的男人，她是个愚蠢的中年妇女。她想她应该送他点什么，比方说一个金质烟盒之类的。

一种奇怪的冲动驱使她出了门，来到阿斯普雷商场。她挑了一个烟盒并付了钱。她和克劳德约好了在克莱瑞奇餐厅共进午餐。

当他们喝着咖啡时，她从包里拿出那个烟盒。“一点小礼物。”她喃喃道。

他抬起头，皱着眉说：“给我的？”

“是的。我——我希望你会喜欢。”

他用手使劲儿把它从桌上推了回来。“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个？我不会收的。拿回去。拿回去，我说。”他生气了，黑眼睛里闪着怒火。

她咕哝了一句：“我很抱歉。”把烟盒放回了包里。

那天他们都有些局促不安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给她打来电话：“我必须见你。今天下午我能来你家吗？”

她让他三点钟来。

他到的时候脸色苍白，十分紧张。他们互相问好，那种尴尬的感觉更明显了。

忽然他跳了起来，面对着她：“你以为我是什么？这就是我想来问你的。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朋友。但这又有什么区别，你仍然认为我是一——嗯，一个吃软饭的男人，

一个靠女人活着的家伙。你是这样想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

他把她的否认扔在一边。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。“你就是那么想的！没错，这是真的，这就是我要来这儿告诉你的话。这是真的！我的任务是带你出去，让你开心，与你谈情说爱，让你忘掉你的丈夫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一个可鄙的工作，是吧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她问道。

“因为我受不了了。我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。不能继续这样对你。你与众不同。你是我可以信任、依赖、敬慕的那种女人。你以为我不过是说说而已，这又是游戏的一部分？”他靠近她，“我会证明这不是一场把戏。我要走了——为了你。为了你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而不是现在这种令人厌恶的家伙。”

他突然拥紧了她，他的唇印在她的唇上。接着他放开她，站在一边。

“再见。我是个可耻的家伙——一直是。但是我发誓现在一切都将改变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爱看报上的人事广告吗？每年的今天，你都会在那一栏里看到来自我的祝福，告诉你我记得这一切并在努力履行诺言。那时你会知道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没从你那儿拿任何东西，而我希望你能收下这个。”他从手指上除下一个简单的金指环，“这曾经是我母亲的。我希望你能留着它。再见。”

乔治·帕金顿回来得很早。他发现他妻子神情恍惚地盯着火炉中的火焰。她温和地与他说话，却显得心不在焉。

“听我说，玛丽亚，”他突然冒出一句，“还记得那个女孩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——我从没有想让你难过，你知道。对于她，其实没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，是我太傻了。如果这能让你快乐，想和她在一起就在一起好了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些话应该让乔治·帕金顿喜上眉梢才对。奇怪的是，他却感到很懊恼。当你的妻子鼓励你这么做的時候，带一个女孩出去玩还能有什么乐趣呢？该死的，这不是那么回事儿！所有那些，做一个快活的小子，玩出火的男子汉的感觉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乔治·帕金顿突然感到很疲倦，而且自己账上的钱也少了不少。那女孩是个精明的小家伙。

“要是你喜欢的话，咱们一起去度假怎么样，玛丽亚？”他试探着问道。

“噢，不用管我。我很快乐。”

“但是我想带你去。咱们可以去里维埃拉。”

帕金顿太太的微笑显得可望而不可及。

可怜的老乔治。她喜欢他。他是那样一个让人怜爱的老家伙。在他的生命中没有她所有的那种秘密的光彩。她的微笑更加温柔了。

“那可真是太棒了，亲爱的。”她说。

帕克·派恩先生正与莱蒙小姐说话：“娱乐费用？”

“一百零二英镑十四先令六便士。”莱蒙小姐说。